

自由与局限

系统地考察了新生代小说家的文学成就

审美风格 —— 中国当代新生代小说家论

主体构成等多种元素

吴义勤 著

多维还原出新生代小说家的动荡性和生长性

人民文学出版社

自由与局限

——中国当代新生代小说家论

吴义勤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自由与局限:中国当代新生代小说家论/吴义勤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ISBN 978-7-02-007846-2

I. 自… II. 吴… III. 小说家—作家评论—中国—当代
IV. I20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231674号

责任编辑:王千 安静 装帧设计:何婷

责任校对:刘光然 责任印制:李博

自由与局限

吴义勤 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编:100705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285千字 开本880×1230毫米 1/32 印张11.875 插页2

2010年6月北京第1版 2010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02-007846-2 定价32.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导 论

新生代小说家的命名及其合法性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新生代小说家的崛起就成了中国文学界最引人注目的事件。围绕新生代小说家的各种争论一度到了非常激烈的程度,一方面,许多人在为中国文学新生代力量的出现而庆幸欢呼;另一方面,新生代作家的出场方式以及他们偏激的文学态度又引起了很多人的怀疑与反感。而1998年的所谓“断裂事件”,则为这种争论火上浇油,迅速激化了论争双方的情绪和观点的对立,也在某种程度上改写了新生代作家的形象。^①这也在某种意义上造成了文学界对于新生代作家的认识与研究的情绪化与非学理化,不仅新生代作家的命名、内涵与所指存在混乱,而且更重要的是,在许多时候新生代作家似乎并不是以一个整体的、完整的形象被谈论的,人们常常从不同的、局部的对象立论,但结论却又常常指向新生代整体。这样的结果,导致我们越是谈论新生代作家,越是远离对象本身,矛盾不但不能弥合,反而是越来越大。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上,我觉得当新生代小说已有了10多年的发展

① 断裂事件是指1998年下半年南京的韩东、朱文等人发起搞了一份“断裂”问卷,后来问卷和56位青年作家、评论家的答卷一起刊登在当年的《北京文学》第10期上。这份问卷由于发起者问卷设计很有针对性、倾向性和引导性,因而“答卷”普遍比较偏激。

历史之后,当人们对新生代小说家的情绪逐渐平复且日趋理性的时候,对新生代小说家群体以及关于他们的各种话语进行一次系统和整体性梳理、回顾与反思的工作就不仅变得可能,而且是非常迫切与必要的了。

从“新生代”这个概念诞生之日起,很多人就质疑其合法性。这种质疑包含下述几个方面的内涵:一是“新生代”这个概念本身就具有模糊性与空洞性,“新”与“旧”是相对的,在文学的领地里,“新”与“旧”的区分尤其没有意义;二是从“代”的角度来谈论文学也是非常冒险和不负责任的说法,更何况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界这个所谓的“新生代”实际上包括了50年代生、60年代生、70年代生、80年代生的不同类型的作家,因此,从“代”的角度总结的“新生代”的特征其实是根本不可信的;三是20世纪90年代是中国文学界渐趋多元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里,作家的个性与自由应是文学首先注重的目标,“新生代”这个概念实际是一种简单化的偷懒的命名方式,它延续的是中国文学界根深蒂固的集体主义命名惯性,实际上是以对年轻作家个性的遮蔽为代价换取自身话语的合法性;四是批评界这些年来对“新生代”这个概念符号化的使用,实际上证明了批评界对新生代作家个体阐释能力的缺乏,它在某种程度上是多年来中国批评界务虚不务实以及热衷命名的不良倾向的一种体现。

从严格的意义上说,这种对“新生代”概念的质疑是完全合理的。但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又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文学活动,离开了理论和命名,不仅文学批评的有效性会大打折扣,甚至文学批评能否展开就是一个问题。中国古代金圣叹、脂砚斋式的“评点”固然有其魅力,但它毕竟不同于现代的文学批评。事实上,现代批评如果离开了理论、概念和命名是难以想象的。因此,尽管各种理论、概念和命名有其明显的局限,但批评对其的依赖却日益加强。

这其实是非常正常的。我们没必要对各种概念和命名采取绝对化的态度,而应该既不迷信,也不苛求,从相对性的意义上来对待它、认同它。对于“新生代”这个概念,我觉得也应该作如是观。

在我看来,“新生代”就不应视为一个严格的命名,更不必去争夺所谓命名权,它是一个宽泛的概念,指称的是20世纪90年代成名于中国文坛的一批年轻的小说家,^①既不是某几个作家的集团,也不是某一种风格类型的作家的“专利”,它本身的组成就是复杂的、多元的。在我看来,这些作家在文学风格上的差别是显而易见的,他们之中至少存在三种不同的写作类型:其一是哲学型(或技术型)。这类作家继承了新潮小说的文本探索风格,仍以对深度主题的哲学化表述为主,因而文本的晦涩与技术上的实验色彩可以说与80年代新潮作家一脉相承。这类作家的代表人物有鲁羊、刘剑波、毕飞宇、东西等。其二是私语型。这类作家的小说重在表达纯粹私人化的生活体验,个体的边缘性的经验在文本中被强化到了一个突出甚至极端的地位。这些小说尽管在形式上仍坚持着新潮小说的实验性,但对于读者来说,形式也只是他们私人经验的附庸或陪衬,它几乎被那种梦幻般的个体心理体验的宣泄所淹没了。这类作家的代表人物主要是当今文坛正走红的几位女性作家,如陈染、林白、海男等。其三是写实型。这类作家以对于当下现实的书写为主,文本透发出浓郁的时代心理写实气息,对90年代的商业语境下的种种生存现实进行了全方位的透视与描写。这些作家基本上已经放弃了新潮小说的技术实验色彩,而是追求一种朴素的与生活同构的叙事方式,作品具有强烈的生活感和现实感。这类作家的代表人物是何顿、张旻、朱文、韩东、邱华

① 当然在诗歌界和散文界同样有“新生代”的说法,本文所论及的主要是新生代小说家的情况,而且从这个概念的发生学意义上说,它也主要是针对小说界而言的。

栋、述平、徐坤等。然而,这样的分类并不意味着三者之间就不存在某种共同的可言说性和相似性,也不意味着在当今这个混杂了赞誉、推崇、否定、质疑等众多声音的时代喧嚣之中,我们就不能达到某种对于这些作家的共同理解。相反,我觉得,在他们纯粹个人化的小说态度和卓尔不群的文本方式中正蕴含了一种崭新的文学可能性。对这种可能性的确认和阐释将是我们审视和把握这个新生代作家群体并进而描述整个20世纪90年代中国文学面貌的一个必然的理论前提。同样,它也不是某一种“特权”的指称,而是一个流动的变化着的文学存在,它是一个客观的概念,任何情绪性地对其神圣化或妖魔化的做法都是不妥的。事实上,我们研究新生代作家,使用“新生代”这个概念,不是为了掌控某种话语特权,不是为了“规范”它或狭隘化地占有它,而是应进一步解放它、丰富它。在这个意义上,“新生代”这个命名的合法性就体现在:其一,它使一个较大时空跨度内的复杂批评对象具有了在一种整体视野内被谈论或研究的可能。从文学与时代的关系来说,“新生代”对应的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从作家的代际关系来说,“新生代”指称的是涵盖50年代生、60年代生、70年代生、80年代生四个年龄段的年轻作家的创作。^①因此,作为一个有很强包容性的概念,何顿、张旻、陈染、林白、荆歌、毕飞宇、李洱、艾伟、东西、鬼子、韩东、朱文、鲁羊、红柯、麦家、邱华栋、刁斗、叶弥、朱文颖、徐坤、潘向黎、魏微、盛可以、卫慧、棉棉、陈希我、李冯、李大卫、李修文、戴来、罗望子、张生、王宏图、夏商、黄咏梅、张悦然、韩寒、郭敬明……这样一个庞大而不断延伸的谱系都是其理所当然的对象性内容。其二,它加强了批评界对文学现场的介入能力,

^① 由于80年代生作家在中国文坛引人注目,还是近几年的事情,其创作状况也更为复杂,因此,“新生代”实际上更多的是指前三个年龄段的年轻作家的创作。

使得在文学日益边缘化的今天,批评界还能在某种程度上保持对文学的敏感以及对新生文学力量的敏感,它体现了批评界对一种新的文学可能性的期待。其三,在大众传媒日显其统治力和覆盖力的时代,“新生代”的命名方式,有效避免了文学批评的“失语”,它以与传媒相契合的发声方式避免了文学话语被传媒淹没的命运,它证明的是文学在大众传媒时代自我调适的生存能力。

当然,随着时代的变迁和文学风尚的转变,当我们今天回顾9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历程时就会发现,“新生代”这个命名已经具有了它的历史感,人们对待它的情绪、寄寓的情感、赋予的想象与内涵都已发生了改变。这使我们能够更为客观、更为理性地反思这个命名的历史、它的合法性及其局限性。在我看来,“新生代”命名的合法性更是由90年代中国文学实践本身决定的,它并不是一种凭空想象的命名,而是源于一种文学事实,源于90年代中国文学本身的新变化与新质素。罗兰·巴特在《写作的零度》中说过:“一位作家的各种可能的写作,是在历史和传统的压力下被确定的。”^①对我们来说,新生代作家之所以在90年代会发展成一种引人注目的文学现象也是有着深刻复杂的思想文化“压力”与动因,并与其所赖以生存的特殊文化背景密切相关的。我们今天无论是对“新生代”这个概念的反思还是对新生代小说家本身的探讨,都离不开对这个背景的考察。那么,是什么样的背景把新生代小说家推上中国文学的舞台并使得“新生代”成为一个热点话题的呢?

首先,“新生代”这个命名以及新生代小说家的崛起是以20世纪80年代的先锋(新潮)小说家为主要参照系的。我们可以从正反两个不同的维度来认识这个参照系:一方面,新生代小说是

① 罗兰·巴特:《罗兰·巴特随笔选》,百花文艺出版社,1995年3月版。

80年代先锋小说的自然延续和发展。先锋小说的观念革命作为一种既有成果为新生代作家所继承,禁忌的破除使得新生代作家的文化思想负担、包袱显得更小了。先锋小说的艺术实验成果作为一种既成的文学事实垫高了新生代作家的艺术起点,先锋小说的艺术局限为新生代小说提供了可贵的借鉴与警示,在体验性和经验叙事的增强、“现实失语症”的克服、西方话语模式向个人话语模式的转化等方面新生代小说家都是在克服先锋小说的艺术失误的基础上朝前迈进的。另一方面,新生代小说家又是在反抗先锋小说家的意义上走上文坛的。他们既反抗先锋小说本身(比如形式主义的美学),又更不满先锋小说家由此获得的光荣与地位。新生代小说家认为先锋小说家已经失去了他们诞生之时的革命性与反叛性,他们已经被现行的文学秩序招安并已成为秩序的一部分。作为笼罩在新生代作家头上的一种压抑性的阴影,他们理应被“PASS”、被超越。拿余华来说,他在80年代的先锋写作中,曾经表达了强烈的“无父”与“弑父”冲动,但在90年代的写作中,余华却开始了“寻找父亲”的历程,如果说《鲜血梅花》对“父亲”寻找还有解构的意味的话,那么《活着》中生命力无比强大的“父亲”形象以及《许三观卖血记》中“父亲”许三观的顽强韧性的形象无疑已经完成了对“父亲”的“重塑”。在新生代作家看来,这恰恰证明余华们在90年代已不但被秩序接纳,而且已经成为了秩序的一部分和象征,成了新的“父亲”,这是他们“转化”、“转型”的重要原因。因此,余华们必然应该成为新生代作家们的“弑父”的对象。

其次,新生代小说的崛起也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边缘化处境的产物。进入90年代以后,随着市场中心的确立和商业社会的到来,中国文学在80年代的那种轰动、喧腾的热闹景象早已成了明日黄花。文学在经济和物质的冲击、挤压下似乎成了

一种被遗忘的存在,只能无可奈何地由中心走向边缘。文坛只是在“触电”、包装、哄炒等商业化的硝烟之中才能偶露一丝纯文学的峥嵘,各种各样的非文学的空洞叫喊已经吞没和掩盖了那些真正的文学崇奉者们默默前行的身影。但在我看来,这种边缘化境遇对于文学来说却并不是悲剧性的,它一方面固然为文学的生存制造了许多困难,但另一方面却也为文学带来了轻装上阵的自由。实际上,文学现实空间的被侵占,导演的却正是文学想象和精神空间的无限延展。在边缘处写作,在边缘处叙述,对于作家最大限度地释放自己的想象力以及随心所欲地营构真正属于自己的个人话语都无疑是十分有益的。作家们既无需为时代的“伟大叙事”而焦虑,也可以无所顾忌地反动观念性的、使命感的、集体性的以及形式与内容相对立的诸种小说写作传统。在此意义上,我觉得,90年代中国文学的边缘化境遇至少应被理解为文学走向成熟的一个特殊机遇,在我们这个文学空间为各种各样的传统和积淀所充斥的国度里,它理应是文学酝酿突破的一个阵痛阶段。也许正因为如此,鲁羊、韩东等新生代作家才对边缘化充满了感激。对于他们来说,边缘化正是时代对于他们文学生命的一个最好的馈赠。在这种边缘化的语境中,他们拥有了中国几代作家梦寐以求的那种放松、自由、健康的心态。可以说,边缘化既意味着文学中心地位的丧失,又意味着文学的获得解放,意味着文学的某种自由。但是,自由恰恰是一种最大的考验。中国作家正是在边缘化和“自由”面前发生了剧烈的分化,这种分化与“五四”落潮时知识分子的分化有某种遥相呼应的意味,但对比于20世纪初的“政治性”而言,此时的分化主要是“利益性”的。如果说,过去的作家是在“政治意识形态”的阴影中强制性地只能从事某种创作,那么,现在的作家则更多的在利益的诱惑下偏离了纯文学的轨道,丧失了批判的精神。我觉得,这种分化才是一种本质性的分化,它显示了

中国作家的价值困境、价值迷茫。而新生代作家正是试图以自己的批判性、挑战性的姿态确立自我坚定的个体化的价值立场。

在这样的背景下,新生代作家以反叛的姿态冲入文坛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了。他们被称为“野猪”或“野马”,其杀伤力之大确实足以使他们成为一种现象、一个话题。他们反对现存的文学秩序、反对文学体制、反对权威、反对传统,一句话,反对既成的关于文学的一切。他们是90年代中国第一批自觉的自由职业者,他们敢于辞去公职,靠写作谋生,尽管生活困难,但仍然拥有一种与文学信仰有关的“类似献身”的快感。一方面,在新生代作家这里,“写作”已经被等同于生活本身,他们中的不少人都辞去公职而以写作为生。在他们看来,小说写作是“作为特殊的精神冲突和难题”的缓释^①,甚至有时是用来“克服自己难以克服的某种情绪,为了更好地生活下去”^②,而小说的价值是“行走在现实泥土之中的人内心的一种飞翔的愿望”^③。新生代作家似乎总是一半在生活中,一半在小说中,小说是生活,生活也是小说,小说写作和作家个体的存在在本质上对应等同了起来。韩东在为朱文的小说集《弯腰吃草》写的“序”中对朱文写作方式的描述其实也可以说正是对于整个新生代作家群体的共同描述,他说:“把握住自己最真切的痛感,最真实的和最勇敢地面对是唯一的出路。朱文的方式就是要不断地回到自己,他从不间断地考察和追问自己的写作动机和文学热情是否真实和纯粹。与其说是完善自身的需要,不如说是把自己当成了一条道路、一座桥梁或者一块铺路的石子,那流淌于天上地下的精神洪流从此经过,伤及自身、流血流汗,甚至被完全碾碎也在所不惜。这样的写作显然是献身性的。但不因其献身的意

① 韩东:《小说的理解》,《作家》,1992年第8期。

② 朱文:《片断》,《作家》,1995年第1期。

③ 鲁羊:《天机不可泄露》,《钟山》,1993年第4期。

义而变得悲壮,同时它也是坚实而痛快的。其中的奥妙谁又能解呢?朱文曾这样对我说:真实的写作将和你的生活混为一体,直到我们相互交织、相互感应,最后不分彼此。这和那些杜撰悲哀和绝望的作家是截然有别的。他们的写作不伤皮肉、名利双收,一面侈谈崇高之物,既虚无又血腥,一面过着极端献媚和自得的庸俗生活。他们把写作看成了成功的一种方式,如果能从其他方面获得更多的成功和回报,放弃写作又有何不可呢?”^①而正由于有了这种“纯粹”的文学生活,他们的文学观与世界观才与时代产生了尖锐的对立。他们的立场在1998年的“断裂事件”中得到了集中的体现。朱文的《断裂:一份问卷》算得上扯起了反叛的大旗,他对鲁迅的看法、对各种文学奖的看法、对名刊的看法、对文学批评的看法都尖锐而极端。他认为现在的文学秩序“腐败透顶”,并决绝地要与他们“断裂”并划清界限:“如果我们的小说是小说,他们的就不是;如果他们的是小说,则我们的就不是。”韩东的答卷则以酒席代表文学秩序,表示要掀翻这只空有“两三个座位”的酒席,他同时宣称:“当代汉语作家中没有一个是对我写作产生过影响”,“当代文学评论并不存在。有的只是一伙面目猥琐的食腐肉者。他们一向以年轻作家的血肉为生,为了掩盖这个事实,他们攻击自己的衣食父母。他们的艺术直觉普遍为负数。”“大专院校的当代文学研究首要意义是职称评定,次要意义是培养一批心理变态的打手。”“鲁迅是一块老石头”。在他的答卷中,《收获》与《读书》是“知识分子和成功人士平庸灵魂的理想掩体”,《小说选刊》作为“最差小说的选本权威性不言自明”,而鲁迅文学奖等评奖则作为“最恶劣小说的奖项公正性有目共睹”……^②应该说,在90年代文

① 韩东:《弯腰吃草·序》,华艺出版社,1996年3月版。

② 语见韩东、朱文等的答卷,《北京文学》,1998年10月号。

学声音日渐式微,且作家们纷纷转向消沉的边缘化语境中,新生代作家的此种反叛性“绝叫”有其合理的一面,也有对麻木的灵魂和虚无颓废的文学的警醒意味,但是他们的“绝叫”有着明显的乌托邦色彩和非理性特质,那种极端的二元对立思维,那种口号宣言式的宣泄,那种强烈的弑父冲动,那种过于敌视和仇恨的态度,都在某种程度上把严肃的文学问题简单化、情绪化和口水化了,这不仅转移或遮蔽了新生代小说家思想与艺术中的那些有价值的因素,某种程度上也造成了人们对新生代小说家及其创作的误读与误解。

最后,我在这里还想简单介绍一下本书的体例。由于新生代作家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群体,本书采取的是点面结合、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既重视对新生代小说家相关的重大理论问题的研究(这主要是本书上卷“综论”部分前四章的内容),又特别重视对文学现场的感受、阐释与分析工作,因此,本书的中卷和下卷对有代表性的新生代小说家以及代表性的新生代小说文本的深入阐释下了很大力气。我力求通过我的工作,既对新生代小说家整体的文学成就、审美风格有一个清晰的总结,同时又以实证的方式呈现不同的新生代小说家的艺术个性,从而能够提供对于新生代小说家的全景的、立体的、辩证的认识。这是我在本书中的学术追求,最终成效如何,还有待各位方家的批评指正。

目 录

导论:新生代小说家的命名及其合法性	1
-------------------------	---

上卷:综 论

第一章 新生代小说的生活伦理	3
第二章 新生代小说的叙事伦理	18
第三章 新生代长篇小说的“世界图像”	27
第四章 新生代长篇小说的叙事风格	40

中卷:作 家 论

第五章 毕飞宇:感性的形而上主义者	61
第六章 李 洱:诗性的悬疑	78
第七章 陈 染:生存之痛的体验与书写	93
第八章 艾 伟:贴着地面飞翔	107
第九章 荆 歌:民间的趣味与叙事的快感	122
第十章 戴 来:沉潜在生活深处	148
第十一章 韩 东:与诗同行	161
第十二章 刁 斗:心灵的游戏者	176
第十三章 郭文斌:诗性而唯美的“经验”	194

第十四章	张学东:守望与穿越	212
第十五章	刘玉栋:道德化的乡土世界	229
第十六章	朱文颖:迷离意象下的隐秘人性	243
第十七章	李 浩:探险与冒险	254
第十八章	麦 家:奇崛孤高的小说追求	271
第十九章	晓 苏:徘徊于“油菜坡”与“大学城”	279
第二十章	谢 宏:游走在都市之间的智者	285

下卷:文 本 论

第二十一章	《爱人同志》:符号的悲剧	293
第二十二章	《乌尔禾》:神性照耀大地	306
第二十三章	《长势喜人》:广场上的风景	321
第二十四章	《个别女人》:另类成长史中的两性现象学	328
第二十五章	《证词》:无望的告别	340
第二十六章	《牟氏庄园》:历史叙事中的传奇与人性	351
余论:	新生代的意义与限度	360
后记		365

上 卷

综 论

